

精彩绝伦的故事
扑朔迷离的情节
层出不穷的意外
让人永远想象不到下一个危机是什么……

【民间故事·胆小鬼】精选丛书

天衣无缝

t a n y i w u f e n g

周德东◎编著

【民间故事·胆小鬼】精选丛书

天衣无缝

周德东◎编著

t i a n y i w u f e n g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衣无缝 / 周德东编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8.6

(民间故事: 胆小鬼精选丛书)

ISBN 978-7-80221-588-7

I. 天… II. 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409 号

天 衣 无 缝

周德东
编著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发行部) (010) 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0.5
字 数	183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1.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58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催眠	周德东	001
神秘的电话线	周德东	042
瘟疫	周德东	068
天衣无缝	七根胡	081
第二次谋杀	瞎子	091
一和二的故事	张浩民	099
狩猎者	沈醉天	105
杀手与环形山	非吾	124
谋杀故事会	发炎	130
隐遁	蔡骏	137
毛三和毛四	周德东	152
真相	周德东	155
碟仙	周德东	162

催眠

周德东

催眠术，尽管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它正在被科学界慢慢接受，尽管它神功奇效……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它是一种黑暗的魔术，不正派。它利用了人类自身心理的弱点，把人变成玩偶。

说出来你别害怕，我也会催眠术。

这不是小说中的话，是现实——我，周德东，也精通催眠术。

而且，根据我所了解的国内催眠术现状，我敢说，多数催眠师的技术比不上我。我不需要坐在你面前，只是通过文字就可以让你进入睡眠状态。

因此，你读下面这个故事时，要小心，别把魂儿丢了。

亲历催眠

一个人成为强盗，经常是因为有被强盗抢过的经历。我之所以精通催眠术，是因为几年前我曾经被人催眠过。

开始的时候，我和那个催眠师的关系，仅仅是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

他叫余习宙，刚刚从美国回来，在本市开了一家心理诊所。据说，他利用催眠术，解除了很多人的心理甚至生理疾病。

上司安排我去采访。

本来，我在心里十分排斥这种人，却不能抗命。一个作家可以决定自己写什么，当记者就不行。

那个诊所在一条很偏僻的巷子里，让人觉得鬼鬼祟祟的。

我一步步走着，忽然有一个预感，好像即将掉进一个无底洞，不见一丝光明，在没有尽头的坠落中，我将被转换。这种转换无法用语言描述，举几个相近的例子，就是真人变成照片，现实变成梦，木头变成火。

001

催
眠

我为什么对催眠有这么深的恐惧呢？

这只能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潜意识里寻找答案。而进入神秘的潜意识深层，唯一的办法就是催眠。于是，我钻进了一个怪圈：要清除对催眠术的惧怕，必须得进入被催眠状态……

我走进了那栋二层小楼，发现里面的光线竟十分明亮。有三个工作人员，都是男的，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正在工作，动作都有些缓慢。说不准这也是某种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余习宙大约五十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笑吟吟地看着我。

他不高不矮，长相很普通。只是，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好像一下就穿透了我的大脑，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我的身上有些冷。这个感觉让我意识到，实际上我是一个受暗示影响极强的人，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强大的人，而是一个像水草一样漂摆不定的人，是一个像羔羊一样很容易就被俘获的人。

我避开他的眼光，开始工作，从背包里拿出采访机，放在他的面前，然后，我盯着采访机的RECORD键，对他说：“余老师，您讲一些催眠个案吧。”

我不想对他提什么问题。我没有问题。

于是，这次采访成了没有对话的采访，内容只是我听他讲了一些故事。

一些可信可不信的故事

某大学做教学示范。

一名女生躺在床上。她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穿白大褂的催眠师出现了。

他俯在女生的耳边，嘀咕了一些什么，那女生的眼睑就慢慢地合上了，身体变得越来越硬，像一根棍子。

催眠师命令他的两个助手，将女生的头和脚架在两张椅子中间，她的身体竟然悬在那里。

催眠师又让几个男生站在了女生身上，她的身体活像一座桥，纹丝不动，而且面部的睡态很安详。

这就是催眠产生的奇特生理效应。

那两个助手很想弄清，催眠师到底对女生说什么了，但催眠师一直不说。

一次，催眠师喝醉了，才吐露了这个秘密。原来，他把女生催眠之后，传输的暗示是：你是一具僵尸……

某催眠师家中。

一个患者，光着上身，在床上端坐，他已经被催眠。

催眠师把一个金属片贴在他的胸口，然后，轻声缓语地告诉他，这是一个通了电的熨斗，不停地加热，加热，加热……

过了一会儿，移开那个金属片，催眠师看见，患者的皮肤上出现了被烫伤的痕迹。

这是感觉超敏现象。

更奇怪的是，那个患者说，恍惚中，他看见催眠师拿的就是一个蓝色熨斗，电源线很长，灰色。

他是第一次到催眠师家。

催眠师的熨斗放在柜子里，和这个患者描述的一模一样。

催眠师在暗示这个患者时，想象的正是他家熨斗的样子。

有一个画家，他的作品不断获奖。

西方的艺术观猛烈地冲击美术界，大家都越画越抽象，而他却越画越写实。

不论哪种风格，只要攀上最高峰，就是大师。

在写实的画法上，他走到了极端，也成了大师。

他画的人让人害怕。

那画上的人和真实的人比例一样大，纤毫毕见，眼神咄咄，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从画中伸出一只手，摸摸你的脸。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画家没有进过任何美术院校进修，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因此媒体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天才画家。

他画画时有个怪癖，那就是必须闭门造车，不许任何人观看。

他的同行，朋友，还有他的太太，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作画。

这让人感觉更神秘。

这一天，画家接到电视台一个编导的电话，说请他做一期访谈节目。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辆采访车把他拉到了电视台。

开始录制之后，他才知道，除了访谈，还有一个环节是当场作画。节目组已经把笔和纸准备好了。

那只是画素描的纸和笔。

画家愣了愣，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

现场观众席上有几百双眼睛，电视机前有成千上万双眼睛。

电视台的记者急忙解释说：“我们每次请画家做节目都有这个环节，现场作画赠给在座的幸运观众。”

这个画家语无伦次地说：“不，我不画，我今天状态不好……”

记者又说：“您随便勾勒一个人或者一只鸟都可以。”

“实在对不起，我画不出来……”他一边说，头上的汗一边“哗哗”往下淌。

从此，他受到了怀疑。

有一天深夜，他正在画画的时候，太太闯进了画室。

画室里灯光昏暗。画家正拿着画笔，一下下在画布上涂着。他眼神呆滞，根本不像一个活人。

太太试探地问：“这房子多暗呀，再开个灯吧？”

他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睬。

太太以为他是因为自己闯进画室生气了，又说：“我在跟你说话呢。”

画家还是不理她，继续画，嘴里还叨叨咕咕的。

太太有点害怕了，她走过去，看见他画的是个清朝女子，就差一张嘴了。她推了推画家的肩：“你怎么了？”

他猛地回过头来，看见了太太，双眼充满惊恐。突然，他直直地指着太太的嘴，说：“啊啊，嘴在这儿哪！”

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其实不会画画。

每次，他都是先进行自我催眠，然后再开始画画。他在催眠状态中画出的作品，竟然每幅都有神来之笔！

而这一天，他在催眠状态中，被太太吓着了，一下走火入魔。

打那以后，深更半夜，他经常提着红油漆溜出去，到处画嘴。

胡同的墙、立交桥、公共汽车



站牌……布满了鲜艳的红唇。

一名贪污犯，他的罪重得足够枪毙三次了。

在潜逃半年之后，由于受不了那份颠沛流离之苦，受不了那惊弓之鸟的恐慌，回到家中，看了家人最后一眼，然后畏罪自杀了。

他是上吊死的。

本来他的个子就很高，躺在床上长拖拖的，身子好像又增长了一大截。

警察来验尸，确定他已经气绝身亡。

警察回去销了他的案。

家里人也为他注销了户口。

他永远地消失了

……

半年后的一个雨夜，这幢楼里一个女人有急事出门，下楼时，正巧看见有一个举伞的人上楼。

他身上有两个特征让这个女人惊忧：

一是他的个子太高了，很少见，只有半年前死的那个邻居才有这么高。

二是那个雨伞的颜色很少见，是紫色的。那个邻居原来出出入入坐的那辆轿车，也是紫色的。（当时已被没收）

这个女人害怕极了，站在楼梯口，等他走上来。

那个人慢慢地从女人身旁走了过去，一直用伞把脸挡得严严实实。女人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脸。

她越琢磨越怀疑，正想着打电话报警，突然听见上面的楼道传来打斗声。打斗声很快平息了，三个便衣押着那个贪污犯走了下来。

原来，这个贪污犯花钱请了民间催眠师，通过催眠，令他进入“人工假死”状态，呈现的却是一系列自然死亡的特征，比如呼吸中断，心搏停止。

骗过警方之后，催眠师再把他唤醒。

警方抓捕犯有包庇罪的催眠师时，发现他已经死在了他的住所里，呼吸已停，心跳已停，脉搏已停。

警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个人叫盛立国。

他出差到一座小城市，给一个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打了电话。那个老同学叫李立。

李立听说他来了，立即邀请他到家里喝酒。

李立说了他家的住址，盛立国去了。

盛立国一进门，就闻见厨房里有煎炒烹炸的香气，扑鼻就是热情和温馨。

寒暄了一阵，李立对厨房喊道：“黄娟，你出来。”

黄娟就一边擦手一边出来了。

李立对盛立国介绍：“这是我媳妇儿黄娟，这是我的老同学盛立国。”

黄娟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着朝盛立国点点头，又进了厨房。

李立是个倜傥的艺术家，而黄娟像个农村来的保姆。而且，李立快四十岁了，那个黄娟一看不过二十刚出头……

盛立国觉得这两个人很不般配。

那天，李立和盛立国喝酒喝到很晚。

黄娟很少说话，她一直坐在沙发上，拿一本厚厚的书，一页页地翻，从前到后，再从后到前，像在找一个永远找不到的书签……

这情景深深地刻在了盛立国的脑海中。

有一次，他和另一个老同学通电话，偶然说起了李立和他媳妇儿黄娟。

那个老同学说：“你别开玩笑。他媳妇儿黄娟出车祸，一年前就死了。”

盛立国急切地说：“千真万确啊！”

“那就是他又娶了一个女人，那女人也叫黄娟。”

盛立国觉得这种解释太牵强。他开始回忆那个“黄娟”的面孔和神态，越想越觉得诡异。

很快，他又一次出差来到那座小城市。

他给李立打了个电话：“李立，我又来了。我想跟你谈个事，你必须把你媳妇儿支出去。”

他到了李立家，那个“黄娟”果然不在。

他坐在李立面前，想了半天，才开口：“李立，这个黄娟是谁？”

“我媳妇儿呀。”

“你跟她结婚多长时间了？”

“三年半了。到底怎么了？”

盛立国不安地朝门口看了看，低声说：“你媳妇儿一年前不是出车祸了吗？”

李立一下就瞪大了眼！

“李立！”盛立国叫他。

他使劲摇了摇头，似乎一下醒了过来，惊恐地说：“我好像想起那场车祸了！可是……这个跟我过日子的女人是谁呢？”

原来，李立被他家的保姆催眠了。

他把那个保姆当成了黄娟，一心一意和她过日子。

这在催眠上叫“正幻觉”。

催眠师对已经被催眠的人说：“你最爱的人来了。”

被催眠的人接受了这个语言暗示，立即会做出亲吻、拥抱的举动。实际上，他所拥抱、亲吻的很可能是催眠师随手递给他的一个枕头或者一把椅子。

一个很瘦小的人，被关进了监狱。

他进来后，牢房里的“老大”就问他犯了什么罪，他不说。

“老大”一挥挥手，几个犯人就冲上来，把他毒打了一顿。

再问，他还是不说。

“老大”再挥手，众犯人再打。其实，他们并不是非要知道他被抓进来的原因，只是想立一个规矩。

这个瘦小的人满脸都是血，但是他铁嘴钢牙，还是撬不开。

大家突然有点怕他了。

“老大”也有点心虚：这家伙进来之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天晚上，“老大”很友好地让瘦小的犯人睡在第二个铺位上，挨着他。他还是想探探这个家伙的底。

按规矩，“老大”睡第一个铺位。

第一个铺位是权威的象征。

如果有人一进来就把“老大”灭了，那么直接就可以睡在那个铺位上。

如果刚刚进来的人灭不了老大，那只好睡最末一个铺位，挨着腥臭的便盆，慢慢朝第一个铺位熬。

不管“老大”怎么套近乎，瘦小的犯人都理他，只是闭目养神。

夜深了，瘦小的犯人突然睁开眼，对那个“老大”说：“你想回家吗？”

“老大”愣了一下，马上说：“想啊。”

瘦小的犯人压低了声音：“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回到家，看到你的家人。”

“老大”又激动又害怕：“你是谁？”

“当然，你看到的只是一种幻觉。我是一个催眠师。”

“老大”似乎有点失望。但是，铁窗里长夜漫漫，他当然愿意试一试。

于是，瘦小的犯人开始对他实施催眠……

犯人们陆续醒过来。他们听见瘦小的犯人嘀嘀咕咕，却不知道说些什么。那鬼祟的声音在漆黑的夜里显得很阴森。

而“老大”没有一点声息。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老大”已经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蒙眬境界。

这时候，他和催眠师是“单线联系”的。除了催眠师，外界所有的声音他都听不见了，哪怕是狱警的集合口哨。

他似乎远离了现实，游荡在忘我的主观境界里。此时，催眠师发出任何稀奇古怪的暗示，他都会主观地作为事实接受。

他的意识已经被完全控制了。

犯人们看到“老大”站了起来，朝墙壁走去。

他的头“嘭”地撞在了冰冷的墙上。

他踉跄了一下，盯着那堵墙，好像很不解。

瘦小的犯人又像幽灵一样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老大”似乎受到了某种指令，立即回退几步，猛地朝墙壁冲去。

“嘭！”

这次他撞得更严重，摔倒在地。

他艰难地爬起来，探着脑袋，好像近视眼没戴眼镜一样，把眼睛贴在墙上，痛苦地寻找答案。

狱警被惊动，跑来了。

这时候，“老大”的额头上已经满是鲜血，他正准备着第三次撞墙。

狱警打开牢房门，命令他停止行动，他不听。

狱警命令他出来，他还是不听。

狱警以为他疯了，冲过来把他强行拉走了。

可是，他突然歇斯底里地挣脱了两个狱警的束缚，反身从外面一头朝牢房的墙上撞去，当时昏倒在地……

催眠师用佛乐一般的声调暗示他：走出这堵墙，就是鲜花和绿草，就是蓝天和流水，还有丰盛的食物，漂亮的女人……

然后，他又暗示他：实际上，这堵墙并不存在。

果然，被催眠的“老大”就看不见什么墙了，像木偶一样朝前走。

这是催眠术上“负幻觉”，把存在当成不存在，更可怕。

当他撞了南墙之后，催眠师又暗示他：那只是个影子，你必须冲破它……

一个女孩，得了自闭症。

平时，她很少说话，很少出门。连窗子开着，她都感到危险和不安。

几个朋友为这个自闭女孩请来了一个催眠师。

在客厅里，催眠师简单和她交谈了几句，就把她领进了书房。

朋友们好奇地朝里看。

那个催眠师挡上了窗帘，书房一下子就暗了。然后，他走过来，关上了门，把几个朋友的视线堵住了。

他们只能静静地听。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催眠师神神叨叨的嘀咕声。

几个朋友听不清他说什么，就离开了门口，在客厅里聊天。

过了很长时间，那个催眠师走了出来。

窗帘已经拉开，那女孩已经在椅子上悠悠转醒。

朋友们走进书房去，围住她，问这问那。

她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还有些恍惚。她费力地回忆着刚才的感受，并木讷地讲给大家。

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那个催眠师，他坐在客厅里，静静地喝茶。

忽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事，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它打开了。

她住在马路旁，六楼。

一个叫“眼镜”的男孩问：“外面马路那么吵，你开窗子干什么？”

她说：“房间里太闷了，换换空气。”

大家接着谈神奇的催眠术。

换了一会儿空气，“眼镜”把窗子关上了。他坐的位置靠窗子。

又过了一阵子，大家说得正兴奋，这个女孩突然很神经质地站了起来，再次把窗子打开，好像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驱动她。

这次，“眼镜”注意到，她开窗子之前，客厅里的催眠师摸了一下鼻子。

“眼镜”早听说，施术者下达的暗示，不仅仅能一时影响受术者的精神和身体，而且在催眠结束后若干时日，那可怕的力量依然存在。

看来，刚才催眠师是在她身上下达了一种指令，这种指令在她清醒过来之后还继续有效。但是，她自己却没有察觉，她以为开窗子是她自己做的决定……

这只是“眼镜”的猜测，不敢确定。他静静地观察着。

外面下起雨来。

这一次，“眼镜”很有理由地把窗子关上了。然后，他继续注意催眠师的一举一动。

催眠师还在那里喝茶，很悠闲。

过了一会儿，催眠师假装没事一样，又闲闲地摸了一下鼻子。那个女孩好像轻轻抖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朝窗子走了过去。

“眼镜”突然站起来，拦住了她：“你干什么？”

她站住了，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看大家，说：“你们不觉得房间有点热吗？”

“眼镜”的目光穿过书房的门，定定地看着那个催眠师。

催眠师闲闲地看着外面。

“眼镜”突然害怕起来。

假如，这个催眠师预先设置的命令不仅仅是打开窗子，而是——打开窗子之后，你直接跳下去……

有一位盲人催眠师。

这天，有位中年男人向他求助。中年男人说他恐惧光亮，可能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想接受催眠。

催眠师把他领进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和他面对面坐下来。

中年男人看不见催眠师，看不见任何东西。

他好像回到了母腹中，心里的恐惧渐渐消失了。

他听见有滴水的声音，很清晰，很缓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催眠师在黑暗中说：“闭上双眼，全身放松，倾听这单调的水声。”

他就闭上双眼，全身放松……

“四周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这世界只剩下水声。温暖在你身上慢慢流淌开了，你的头脑模糊不清了，睡意已经完全笼罩你了……”

中年男人很快达到了深度催眠状态。

他只能听到催眠师的声音，并且绝对服从。

催眠师说：“站起来。”

他就站起来。

催眠师说：“坐下去。”

他就坐下去。

催眠师说：“跟我走一圈。”

他就木木地跟催眠师走一圈……

最后，催眠师说：“我数五个数，你就醒过来。你睁开眼的一刹那，会发现你的恐惧不见了，真的不见了，多么欣喜！现在我开始倒数——五……

四……三……二……一……”

中年男人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还在那间黑房子里坐着。

“师父，完了吗？”他问。

“完了。你可以走了。”

“你把我领出这间黑房子，好吗？”

“催眠的时候，我已经把你领出来了。”

“现在我在什么地方？”

“你在屋外的草地上。”

“可是，我的眼睛……”

“我让你失明了。”

地点：北京。

时间：2005年2月15日。

人物：冯薇，女，28岁，个体商贩。

冯薇极其崇拜催眠术。

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催眠师，据说是位高人。

高人答应为她做一次催眠术，不要一分钱。

她约见面地点，高人说：“不用，打电话就行了。”

于是，她在电话中接受了催眠。

她渐渐地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催眠师暗示她：“二这个数字是荒唐的。”

过了一会儿，催眠师问她：“三减一等于几？”

她不太坚定地说：“等于一吧。”

这是行动与知觉的分离。

催眠师继续暗示她：“冯薇这个名字很丑陋。”

过了一会儿，又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想了想说：“我叫张守芳。”

催眠师暗示她：“北京是不存在的。”停了停，问她：“你家住在哪里？”

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家住在一条马路边。”

“一条马路边也是不存在的。你家住在哪里？”

“我家住在湖北省宜昌市水坊路43号。”

催眠师暗示：“老鼠药没有毒，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催眠师问她：“老鼠药的功能是什么？”

她思考了一下，试探地说：“是零食？”

催眠师立即掉转了话题：“你爱你丈夫吗？”

“爱。”

催眠师暗示说：“可是，丈夫是靠不住的。靠不住怎么办？”

“给他吃零食。”她突然说。

就这样，一个杀害丈夫的嫌疑犯在潜逃三年之后于北京落网。

催眠师是公安。

亲历

稿子见报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余习宙的电话。

他说，那文章写得很好，反响很大，诊所专门派一个工作人员接电话。

然后，他再三表示感谢。

我有点惭愧。

因为我不过是把录音内容整理出来了而已，根本没有用脑子写。

最后，他突然说，想跟我聊一聊。

我答应了他。我想我对催眠术可能有一种偏见。

周末，诊所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放假，他们依然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步履缓慢地走来走去。

我小心地穿过他们，上楼，来到余习宙的办公室。

我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心里对他有些戒备。

我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而我就像一块很小的铁屑，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被他吸引过去。

“我看得出来，你不太喜欢催眠术。”他说。

“我觉得它太玄虚。”我不隐瞒自己。

“应该说太幽邃。人的精神和心理本来就是玄虚的。催眠术探索的是潜意识，那里面隐含着无穷的能量，开发它，可以拓宽生命的视野，改变生命的格局。那里面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包含伟大的直觉；以及所有问题的答案。那里面奥妙无穷。”

我的经验是，每个人都在鼓吹他所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如果你和一个研究同性恋的学者聊天，他甚至会告诉你：连你都是同性恋者。

“我更觉得玄之又玄了。这些无法检验的东西，最容易把人引到神秘主义里去。”

他笑了笑，好像面对一个落伍的固执的人：“实际上，催眠是为人类造福的。Hypnosis这个词源于古希腊神话，它代表着万物最原始的元素——快乐与自在。佛教的坐禅，印度的瑜伽修行法，欧美国家的自我暗示催眠法，都属于这个范畴。在美国，催眠已经成为精神科医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必修课。”

“在美国……”所有从美国回来的人，都有这句口头禅。

“你能说说它治病的原理吗？”

“潜意识里藏着我们过去积累的无数病态信息。老话说，病从心头起，所有的疾病都来源于精神，源于这些信息。催眠术直接进入潜意识，搜索深层次的创伤，直接和潜意识对话，再给潜意识输入新指令。过去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了，但可以改变对它的看法。看法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接着，他补充了一句：“我个人认为，催眠术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

“可是，我总觉得它恐怖。”

“这种心态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小时候就害怕它。”

“我可以给你找到原始的心理创伤。”

我惊了一下：“你要给我催眠？”

他笑了：“你忘掉这个词。现在，我来和你一起回忆，回忆。”

停了停，他坚定地说：“孩子，你看着我。”

我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很少有人叫我“孩子”。他的话让我感到了一种父亲的气息——安全、威严、不可违抗。

我情不自禁地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背后是窗子，逆光，阳光很刺眼。

渐渐地，他成了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我感到眼睛很累。

“你的心理就像电脑程序，产生了错乱，现在我们要修复错误。其实方法很便捷……”

他说得很慢，但是他的声音很稳固，很可靠。

“深呼吸，呼掉全身的重量……”

“放松脑袋……放松胳膊……放松大腿……放松胸背……”

“你的皮肤变成了羽毛……骨骼变成了羽毛……血液变成了羽毛……”

“你飞了，飞了，飞了……”

在这个美妙的声音里，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渐渐感到头脑清新，身体明亮，整个生命轻飘飘。